

灯下漫笔

我跟书开了个座谈会

□徐礼军

这几天得空,我坐在书房里发呆,便对书柜里的书们说:“你们好啊,咱们开个座谈会吧,大家随便聊聊?”

书们抢着说:“好啊,好啊,早就该这样了,我们快憋死了!”

我故意打趣道:“憋闷啥呢?你们也可以私下聊聊!”

有些书发牢骚:“私聊没意思,都是各晒各的、各秀各的,乱七八糟的。您是一家之主,更是书柜的主人。您得多关心我们,把大家组织起来,这样您的书房才有生机和灵魂。”

我扫视了书们一眼:“嗯,说得有道理。这样吧,你们派代表作典型发言,以便我在短时间内掌握你们的主流意见,其他的,咱们抽空私下交流,如何?”

书们交换意见后,派了几位代表,准备轮流发言。第一个站起来发言的是有些笨重的大块头——《诺贝尔文学奖全集》。他神情庄重地说:“主人,恕我直言,您太不把我当回事了,自从我进了您家,您只草草地扫描过我两次,便让我在书柜里睡大觉。我身上可是汇集了全球一流作家的智慧和成果啊!您怎么能这样冷落我呢?”

这一位块头大,说话分量也重,我知道

得罪不起,便连忙道歉:“实在失敬,对不住您老人家。成天瞎忙,竟然把您怠慢了,以后一定挤出时间赶快补课。”忙是借口,其实是看不下去。不过,这话我不敢向他直说,毕竟人家德高望重嘛,怎能不给点面子呢!

没想到这位得寸进尺,对我毫不留情:“在其位就要谋其政,我代表大家给您进一言,希望您好好读读古今中外文学名著,开阔您的眼界,提升您的文学欣赏和创作水平,别再无病呻吟地瞎写啦!”

我脸红得估计很难看,可是还得不停地点头听他谆谆教导。他还不厌其烦地给我列了个读书计划,让我先把书柜里的《论语》《道德经》《淮南子》和中国四大古典名著,以及《追忆似水年华》《百年孤独》等几部外国文学名著再读一遍。在此基础上,再浏览一些其他文学作品。

我不能拒绝,也没法拒绝,只是在暗暗叫苦:我怎么向亲爱的手机交代啊!离开微信,不看朋友圈,我怎么过呀!

第二位发言的代表是白胡子老头《史记》,他可能猜到了我的心思,便劝导起来:“我代表史学界的朋友给您进一言,希望您文学、史学并重,双翼雄健才能飞得高、看

得远,书柜里的《中国通史》《世界史》《时间简史》《万物简史》《万历十五年》《一本书读懂美国史》等,都要看进去、跳出来、讲出道道来。”

本土作家的作品们也提意见了:“咱们可都是知根知底的朋友啊,平时参加交流、采风活动,大家都挺亲热的,可是我们住到您家后,您怎么就对我们这么冷淡呢?”

这五十多位作者乃本地文学界有头有脸的文友,同样不敢轻慢,我又是一通道歉加表态。其实,这些朋友的作品,大部分我都从不同渠道阅读、了解过,感觉还挺亲切的,时不时翻翻,仿佛与好友促膝交谈。只不过近期玩手机多了些,与这些朋友“面谈”的机会少了。

“文学和历史固然重要,可是也不能忽视养生保健啊!”《黄帝内经》语重心长地提醒道,“我知道您喜欢中医,而且也多次翻阅我,还在我身上画了不少记号,标注了重点。不过我看您并没有按照我说的去实践,却时常浏览网上的所谓养生保健文章,这很危险啊!您这是舍本逐末!我和您身边的这几位朋友都替您担心呢!”

座谈会正在深入进行中,我还没来得及

作总结发言,手机便不停地发出信息提示音,后来干脆响起了视频来电的铃声。我对书们颌首道:“抱歉,我要接个电话。”

“你这家伙,怎么不回我的信息?快来打牌吧,三缺一。老地方啊,你快点儿!”老朋友的来电真不是时候。我尴尬地朝书们笑笑,书们都无可奈何地摇摇头:“你呀,已经被手机绑架喽,被牌友勾魂喽。再不醒悟,悔之晚矣!”

我清了清嗓子,总结道:“嗯,今天的座谈会开得很及时、很成功,大家充分表达了各自的意见,提出了十分中肯的建议。我给大家表个态——今后一定多挤出些时间跟大家交流。书房是我的心灵栖居地,我相信今后我们的相处会更加和谐、愉快,谢谢大家!”

书们将信将疑地把目光投向我身旁的手机,我了解他们的心思,便告诉他们:“请放心,我会在你们和它之间做出正确取舍,毕竟,生活不仅有如影随形的手机,还有诗和远方,还有可敬可爱的你们。”

满柜子的书们听了我的话,纷纷鼓掌,书柜都快被掌声震坏了。书房里洋溢着老朋友捐弃前嫌、重修旧好的亲切气氛,我喜欢这种气氛,更喜欢这样的交流。

我乡我土

家在“西霞”边

□张建强

风光秀美的西霞院景区,地处吉利城区西约五公里处,景区的北邻就是我的老家南陈村,一个黄河岸边颇具现代化气息的新农村。

幼时,出了家门就能看到南边的黄河。那时,西霞院水利枢纽工程尚未建设,黄河完全处于“自由散漫、无拘无束”的状态,冬春两季,河水平缓,波澜不惊,像特别温顺的少女。而到了夏秋时节,常常会受上游雨水的影响,黄河一夜之间就变成了脱缰的野马,波涛汹涌。

有一年,眼看到了秋收,黄河突发大水,乡亲们种植在河道旁的芝麻、黄豆未来得及收获,就全部被洪水淹没。然而等河水退去,伤心的乡亲们惊喜地发现,原本凹凸不平的河道,被泥沙全部淤为平平展展的沙土地,足足有几百亩,这可是种植西瓜、花生上等的好地。后来,这些地就成了乡亲们勤劳致富的“聚宝盆”。塞翁失马,焉知非福,还真是这个理儿。

在我们这帮孩子眼里,西瓜、花生并不是我们关注的重点,能跳进黄河疯玩才是我们最盼望的。那时候,黄河就是我们这帮孩子天然的水上乐园;冬天我们在河面上追逐嬉闹;夏季只要不上学,大部分时间都泡在河水里,打水仗,捉小鱼。

当然,疯玩的背后是要付出代价的。出于安全考虑,父母严禁我们下河,约法三章,只要违反,必遭“皮肉之苦”。母亲检验我们是否下河很有一套,只要用手指轻轻在我们身上一划,便有了答案。黄河泥沙含量大,经过河水浸泡的身体,手指划过就会留下明显的印迹。每次挨打,我都看到母亲眼里闪着泪光。“打在儿身上,疼在娘心上。”长大后,我才真切切领会到村里老人常说的这句话的含义。

后来,为支持西霞院水利枢纽工程建设,父老乡亲深明大义,顾全大局,南陈村整体顺利搬迁。自从上了大学、参加了工作,我回老家的次数越来越少,每次回去,也都来去匆匆,以至于西霞院景区建成这么多年,我还从未走进过。

那天,同事在朋友圈发了一组拍自西霞院景区的图片:水天一色的湖面,展翅低翔的白鹭,曲径通幽的小路,碧波荡漾的芦苇……

我归心似箭回了趟老家。如今的老家,早不是过去土墙瓦房的旧模样,整齐划一的砖混结构三层小楼房,展现着家乡改革开放后的巨大变化。西霞院景区的位置,以前正是南陈村的地块。

走进景区,小亭、石径、假山、鲜花、竹林……处处皆美景。过林溪、穿花海、越小桥,我终于第一次看到了西霞院大坝的雄姿。极目远眺,大坝犹如镶嵌在黄河上的一条巨型玉带,横跨两岸,气势恢宏。河水在大坝的阻拦下,形成一望无际的湖面,湖面如镜,水天相连,烟波浩渺,堪比西湖!

在大坝的下游,是广袤无垠的黄河湿地。曲水环绕,鸟儿鸣唱,柳树茂密,芦苇簇拥。芦苇开花时节,也是芦苇最靓丽的时候,金色的太阳,酣畅淋漓地把光辉泼洒在芦苇丛中,芦苇在金色的阳光中,毫不掩饰地摇曳着曼妙身姿,把整个湿地装点得美轮美奂。最喜欢诗人余亚飞《咏芦苇》的诗句:“浅水之中潮湿地,婀娜芦苇一丛丛;迎风摇曳多姿态,质朴无华野趣浓。”

顺着由松木铺就的蜿蜒小路,穿过数公里的青纱帐,黄河岸边一块长方形巨石出现在眼前,天然而成的巨石上雕刻着七个浑厚有力的大字:万里黄河第一清。是的,经过小浪底、西霞院大坝的阻拦调节,黄河在这里已收敛起桀骜不驯的性子,河水已变得非常清澈。黄河水,就这样多情地滋润着家乡的每一寸土地,川流不息。

若有所思

读 树

□张玉贞

站在公交站牌下等车,啪,头被什么东西敲得生疼,正在懊恼之际,紧接着,啪又被敲了一下,抬头望去,原来是树上的果实落了下来,正好打在我的头上。

此树是银杏树,落下来的果实自然是银杏果了。依稀记得,许多年前,马路两旁的绿化带中栽上了银杏树苗,瘦弱弱地站成一排,那时听说银杏树百年树龄才能结果,就想,不知猴年马月才能见到银杏的果实。

日子一天天飞逝,我见证了银杏树从幼苗长成了枝叶婆娑的大树,又见证了一把把“小扇子”黄了绿,绿了黄,却从没见过银杏的果实。不想今天它无意造访了我,好像提醒我:看,我结果了!我查了“度娘”,说银杏树从幼苗到盛果期,需要二十年到四十年,树龄可长达千年。问了街边的老人,说此树有十五六年的树龄了,是经过嫁接的,如果不受什么伤害的话,应该十多年前就能挂果了。

十多年,说长不长,说短不短。抬头看,它的果实不是挂在树梢,而是结在树的枝干上,围着枝干一嘟噜一嘟噜,像兄弟姊妹亲密地团结在一起,此时正熟透了,黄亮亮地闪着光泽,风一吹,就落了下来。我平日匆匆地来,匆匆地去,从没认真地看过它,更不知它何时开花,何时结果。若不是果实今天敲了我两下,我还不会关注它。此时,我站在树下,仰望它的容颜,默默地看,细细地想,如读它的一生。

想它经过怎样的酷暑严寒,怎样的雨雪冰霜,从一棵小小的幼苗,渐渐长成一棵美丽的大树,积聚了那么多年的力量,一下子爆发了,忽然间硕果累累。想它一如一个人,辛辛苦苦地努力着,平时不显山,不露水,忽然一天名震大振,让多少人羡慕不已。人们都说平时看着他很普通呀,其实你不知道他酝酿了多少年,奋斗了多少年,辛苦了多少年。

站在街道旁,读树,如读人生。



日出

dsh982317 摄

本版联系方式:65233629 电子信箱:lvdaiv618@163.com 选稿基地:洛阳网·河洛文苑 选图基地:河图网 洛阳网·摄影天地

时令走笔

柿子熟了

□王玉红

到了暮秋,柿子就晶莹剔透起来了。

柿树的叶子慢慢落尽,只剩下一树光溜溜的果实。太阳的光,像一根根丝线把柿子穿起来,挂在了树上,柿子便又像一个个小小的太阳了。

家乡的柿树,长在田间、地头。挂满果实的柿树,站在田野里,整个秋天都做了它的背景。

对于独在异乡为异客的人来说,红彤彤的柿子,永远是一

份飘散在暮秋的抹不去的乡愁。看到超市里有柿子,买几个回去,趴在夜色渐浓的窗台上,吃一口甜甜的柿子,让思绪飘回远方的小村,回忆村子里的人和事,慢慢的,柿子吃完了,不知不觉又做了一个回乡的梦。那家乡的柿子呀!

柿子红透了高挂在树上,摇摇欲坠。摘一个,轻轻地托在掌心,像托着一颗火热的甜蜜的心。咬一口,那浸润着山间的秋

的诗意秋的清涼秋的多情的柿子的甜,透过舌尖滋润了身心。

摘回家的柿子,放在门楼上,吃一口甜甜的柿子,想吃柿子了,搬来木梯,慢慢爬上去,把柿子放进盘子里端下来,有时候,忍不住站在梯子上就开吃了,急得梯子下的人直嚷嚷。

母亲挑出几个柿子,揭去薄如蝉翼的表皮,除去柿子核,再挖一瓢黄灿灿的玉米面,两者和在一起,揉匀,烙成柿子馍。馍尚未

烙好,那玉米的香和着柿子的甜,就四处飘散了。烙熟的柿子馍,黄里透着红,红里透着黄,吃一口,绵软香甜。烙熟的柿子馍,母亲却不舍得吃,捧着柿子馍吃得欢的孩童,哪懂得上有老下有小的人生!

吃柿子馍的人,如今已人到中年,而烙柿子馍的人,已垂垂老矣,只有那一树一树的柿子,不改旧日颜色,红彤彤地挂在深秋的田野里。

“深化文明城市创建”系列公益广告

在城市建设中融入更多

文化元素

文化符号

为创建工作注入更多

文化内涵

文化底蕴